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 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屬現象 ——兼說貴霜史的一個問題

(一)

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在多數情況下不是役屬中原王朝，便是役屬塞北游牧政權或帕米爾以西的強國。祇有在以上各種勢力都鞭長莫及之際，綠洲諸國才有事實上的獨立；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佔多數的綠洲小國往往還得役屬少數綠洲大國。¹本文所謂“兩屬”乃指綠洲國同時役屬於兩個強大勢力的現象。根據現有資料，“兩屬”現象可大別為三類，以下分別舉例說明之。

第一類：綠洲國同時役屬中原王朝和塞北游牧政權。典型的例子是西漢武帝時的樓蘭國。

據《漢書·西域傳》，武帝即位之初，包括樓蘭在內的南北道綠洲國均屬匈奴。樓蘭國當南道，“數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元封三年（前108年），武帝命將擊破樓蘭，擄其王。“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從此，樓蘭從完全役屬匈奴變成同時役屬匈奴與西漢。“兩屬”的一個重要內容便是遣子質匈奴的同時，又遣子質西漢。

“兩屬”的樓蘭其實很難保持不偏不倚，據《漢書·西域傳》，當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於太初三年（前102年）凱旋時，“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關，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不兩屬無以自安”道出了樓蘭國“兩屬”匈奴、西漢的原因。然而事實表明，“兩屬”仍難以自安，這真是小國的悲哀。

樓蘭“兩屬”匈奴與西漢的情況一直持續到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在這一年，據《漢書·西域傳》，漢遣將刺殺了事實上親匈奴的樓蘭王安歸，立親漢的尉屠耆為王，並駐兵該國以“填撫之”。由於在當時的西域西漢的影響佔了絕對優勢，樓蘭終於完全屬漢。由此可見，“兩屬”現象往往出現在兩個強國勢均力敵的地方，一旦這種均勢打破，“兩屬”現象便隨之消失。

北魏世祖太延年間焉耆、鄯善、龜茲等國在役屬柔然的同時也朝貢北魏，²應該說也是可以歸入本類的“兩屬”現象。祇是與樓蘭有別，焉耆等國的行為與其說是為了自身安全，不如說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

第二類：綠洲小國同時役屬於綠洲大國與塞北或天山以北的游牧政權。典型的例子是西漢時的杆彌國。

據《漢書·西域傳》，李廣利大宛凱旋時，途徑杆彌國，發現“杆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李廣利於是遣使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杆彌質”？並“將賴丹入至京師”。所謂“外國皆臣屬於漢”的局面在李廣利伐宛後剛開始形成，此前包括龜

茲、杆彌在內的南北道綠洲諸國均係匈奴屬國。由此可見，杆彌在太初三年以前曾同時役屬於匈奴和龜茲。

又如：《漢書·西域傳》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表明莎車這個位於漢和天山以北的遊牧政權烏孫之間的小國的處境。

第三類：綠洲國同時役屬於中原王朝和帕米爾以西的強國。典型的例子是若干綠洲國在役屬嚙噠的同時稱臣於北魏。³由於當時北魏勢力未能伸入西域，綠洲國役屬嚙噠是名副其實的，稱臣北魏祇是名義上的。這和役屬柔然的綠洲國朝貢北魏的情況頗為相似。

總之，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兩屬”現象的出現是諸國本身的經濟、政治特點、地理位置以及中亞內外的形勢決定的。⁴綠洲國同時役屬的兩個強大勢力可能是彼此敵對的，也可能並不是敵對的。綠洲國“兩屬”之，有時是為了安全，有時是為了經濟利益；有時是被迫的，有時可以說是自願的。

(二)

認識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國的“兩屬”現象及其形成的條件，似乎有助於我們解決貴霜史上一個長期困擾學術界的問題，即迦膩色迦在位期間貴霜的曾否征服葱嶺以東南北道綠洲諸國？

迦膩色迦曾經征服葱嶺以東說的主要依據是《大唐西域記》卷一“迦畢試國條”的一則記載：⁵

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鄰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此伽藍，即夏居之所建也。故諸屋壁圖畫質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供養。故今僧眾每至入安居、解安居，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不絕，以至於今。

這裏所說“威被鄰國，化洽遠方”的“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一般認為便是錢幣、銘文所見Kanishka，而所說“畏威送質”的“河西蕃維”便是葱嶺以東南北道綠洲諸國。諸國送子為質，自然是迦膩色迦進兵葱嶺以東的結果。⁶

可是，迦膩色迦征服葱嶺以東、南北道綠洲諸國送子為質之事完全不見載於中國正史，而且有充分證據表明，迦膩色迦在位期間，東漢一直維持著對西域的統治。因此，有人認為，迦膩色迦決無可能征服葱嶺以東的地方。⁷

今案：後說似有未安。迦膩色迦進兵葱嶺以東，南北道綠洲諸國送子為質於貴霜，玄奘言之鑿鑿，且有質子伽藍為物證，恐怕不容率而否定。何況，迦膩色迦在位期間，綠洲諸國在稱臣於東漢的同時，送質於貴霜客觀上是可能的。換言之，前述綠洲國的“兩屬”現象在這一時期出現的條件是具備的。

貴霜王朝的年代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迦膩色迦的在位年代尤其聚訟紛紜，而據我的考證，第二貴霜王朝創始的年代不會早於公元133年（東漢順帝陽嘉二年），這一年應為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的上限。⁸至於據認為迦膩色迦創立的紀元即所謂迦膩色迦紀元的元年，現有諸說中以西元144年說最有說服力，這一年似可視為迦膩色迦即位年代的下限。⁹已知迦膩色迦使用這一紀年至少23年，則其去位之年的上限應為西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一般認為，在迦膩色迦治世，貴霜王朝文治武功臻於極盛。

另一方面，東漢自安帝延光二年（123年）第三次開展西域經營，雖未能恢復與葱嶺以西諸國的關係，但塔里木盆地周圍綠洲諸國大都重新歸漢。祇是好景不長，如《後漢書·西域傳》序所說，“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浸以疏慢矣”。連近塞的叛亂也無力懲革，遑論于闐以遠。東漢的西域經營顯然已趨衰落。儘管至靈帝建寧三年（170年）又見涼州刺史發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兵攻疏勒，熹平四年（175年）復有戊己校尉、西域長史發兵輔立拘彌侍子為王等舉措，說明東漢一直維持著西域的統治，但這並不能說明靈帝即位後東漢的西域經營有了起色，更不能說明桓帝時代，特別在王敬死後，西域諸國不可能在稱臣東漢的同時，送質於貴霜，尤其當迦膩色迦的軍隊越過葱嶺東來之際。

《後漢書》不載迦膩色迦事蹟，不僅不能說明迦膩色迦遠征葱嶺以東、綠洲諸國臣服貴霜並無其事，而且恰恰相反，可以看作迦膩色迦東征、綠洲諸國臣服貴霜確有其事的佐證。蓋迦膩色迦的崛起在當時的西域無疑是一件大事，《後漢書》所據原始資料中完全不見踪跡，祇能說明在迦膩色迦在位乃至以後一段時間內，東漢的西域經營懈怠到了何等程度，這種鬆弛的控制正使綠洲諸國在稱臣東漢的同時役屬貴霜成為可能。¹⁰

另外，自安帝元初元年（114年）罷都護後，東漢再也沒有設都護和副校尉，而在經營西域時，以長史行都護之職。長史地位相當於郡丞，故往往稟命於敦煌太守，所領西域各國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敦煌太守的轄區。尤其在班勇之後，屢見敦煌太守直接處理西域事務的例子。從這個意義上看，《大唐西域記》稱內屬諸國為“河西蕃維”十分確切。這似乎也表明玄奘所記並非無根之談。

更何況，玄奘所謂“治兵廣地，至葱嶺東”，即使並不意味著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曾被越過葱嶺東來的貴霜軍隊逐一征服，也不能否定綠洲諸國曾向貴霜納質的可能性。蓋諸國納質於貴霜完全可能僅僅是受其威懾的結果。

（三）

以下是對前節的幾點補充。

1 《後漢書·西域傳》載：“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稟城侯”。或以為臣磐應即《大唐西域記》卷一所得質子。¹¹今案：此說未安。

一則，質子必係王子，為國王所珍視者；臣磐乃王舅，且得罪國王，顯然不符合當質子的條件。事實上《後漢書·西域傳》並沒有稱臣磐為質子。

二則，《大唐西域記》既稱“諸質子”，知迦膩色迦所得並非一人，不得以臣磐一人當之。

三則，安帝元初中在位的貴霜王是閻膏珍而非迦膩色迦。

值得注意的是，從《後漢書·西域傳》這則記載中可以看出，月氏即貴霜雖於西元90年被班超擊退，但並未放棄向葱嶺以東擴張其勢力範圍的企圖。安帝元初中，正是東漢放棄西域的年代，貴霜在這時公然出兵扶立親貴霜的疏勒傀儡，可謂乘虛而入。由此可見，閻膏珍“親愛”臣磐，用心甚深。疏勒國人因“畏憚月氏”而迎立臣磐為王，似乎也表明當時貴霜對葱嶺以東頗有影響。因而臣磐事件可以佐證迦膩色迦進軍葱嶺以東、迫使綠洲諸國臣服的可能性。

2 《大唐西域記》卷四“至那僕底國條”載：“昔迦膩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鄰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唐言漢封）。質子所居，因為國號。此境已往洎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你（唐言漢持來），梨曰至那羅闍弗咀邏（唐言漢王子）。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今案：“至那僕底”與“河西蕃維”實際意思相同，質子自道來自漢之封國，或欲借重漢之威名。又，按照玄奘所記，梨、桃是經由西域轉入印度的。¹²

3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二載迦畢試國“有一小乘寺名沙落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¹³云云。今案：質子自道來自漢之封國，後訛傳為“漢天子兒”，當時所作寺因得名“沙落迦”。“沙落迦是對洛陽的稱呼，或以為係“疏勒”之異譯，無非附會臣磐事，疑非是。¹⁴

4 《雜寶藏經》卷七載：“月氏國有王名旃檀闍尼吒……軍威所擬，靡不摧伏，四海之內，三方已定。唯有東方，未來歸伏。即便嚴軍，欲往討罰。先遣諸胡及諸白象於先導首，王從後引，欲至葱嶺越度關嶮。先所乘象、馬不肯前進。王甚驚怪，而語馬言：‘我前後乘汝征伐，三方已定，汝今云何不肯進路’？時大臣白言：‘臣先所啓，莫泄密語，今王漏泄，命將不遠’。如大臣言，王即自知定死不久。是王前後征伐，殺三億餘人，自知將來罪重，必受無疑，心生怖懼，便即懺悔……”。¹⁵此處所見“闍尼吒”如果便是《大唐西域記》的迦膩色迦，則不免產生疑問：迦膩色迦究竟曾否征服葱嶺以東，綠洲諸國送質之說是否可信？

今案：類似傳說亦見於《付法藏因緣經》卷五，據云：“爾時大臣廣集勇將，嚴四種兵，所向皆伏，如覆摧草，三海人民，咸來臣屬。闍尼吒王所乘之馬，於路遊行，足自摧屈。王語之言：我征三海，悉已歸化，唯有北海，未來降伏，若得之者，不復相乘，吾事未辦，如何便爾？爾時群臣，聞王此語，咸共議曰：闍尼吒王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戍備邊遠，親戚分離；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虐，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氣絕”。¹⁶由此可見，兩經旨在述說因果，於迦膩色迦最後征討何方未嘗措意，故一說“唯有東方，未來歸伏”，一說“唯有北海，未來降伏”，不能據以否定玄奘所記。退一步說，即使兩經所謂“東方”、“北海”其實均指位於貴霜東北方的葱嶺以東地區，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蓋迦膩色迦末年的遠征未能成行，不等於他前此對上述地區未曾有過成功的征伐。東漢與西域關係史稱“三絕三通”，貴霜與葱嶺以東又何嘗不可能通而復絕，絕而復通？更何況“河西蕃維”，在納質於貴霜的同時，還稱臣於東漢，堪稱貳於貴霜，迦膩色迦對此不滿，認為諸國“未來歸服”，試圖徹底降伏之，於是有佛經所載末年之遠征，亦在情理之中。

¹ 參看本書附卷之五。

² 參看余太山《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上編第七章。

³ 參看余太山《嚙噠史研究》，齊魯書社，1986，pp.124-126。

- ⁴ 不僅塔里木盆地綠洲國有“兩屬”現象，帕米爾以西的遊牧部族也有這種現象。例如：《史記·大宛列傳》載：康居國曾“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 ⁵ 《大唐西域記》引自之季羨林等校注本，中華書局，1985，pp.138-139。
- ⁶ 羽溪了諦《西域の佛教》，法林館，1914，pp.119, 393；馮承鈞“迦膩色迦時代之漢質子”，載《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論著彙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6，pp.96-101，等有說，可參看。
- ⁷ 馬雍《西域史地文物叢考》，文物出版社，1990，pp.45, 58, 85。
- ⁸ 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4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pp.73-96。
- ⁹ 關於迦膩色迦年代，當另文討論。
- ¹⁰ 迦膩色迦不見載於《後漢書》，暗示該王即位不可能早於陽嘉。
- ¹¹ 注6所引馮承鈞文。
- ¹² 參看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林筠因漢譯，商務印書館，1964，pp.369-371。
- ¹³ 引自孫毓棠、謝方校點本，中華書局，1983，p.35。
- ¹⁴ 說見夏鼐“中巴友誼歷史”，“考古”1965年第7期，pp.357-364，引向達說。
- ¹⁵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p.484。
- ¹⁶ 《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一〇，p.317。